

岁月悠悠

师父,您好!

■高金中 文

每一个初进机关的人,通常会由指定的机关老同志带教,有的是科长直接带教,引导熟悉机关业务、日常工作规则,这其实也是师父的角色。但新同志一般不可以直接称呼“师父”二字,因为不符合机关正统严肃的氛围和习惯,也容易产生调侃的语调,因此规范称呼依然是职务或者老师。多年之后能够当面称呼“师父”,那时会显得特别的情真意切,关系与众不同。

1992年,我从基层初入机关,一切都很新鲜、紧张和无所适从。给我带教的正是科长本人,姓黄,上海人。有几件机关工作经历影响我至今。

进机关的第一件事,是学接电话。在进机关之前,自己使用电话的机会很少,并不懂得如何接电话。记得刚上大学时,宿舍走廊上有一部带数字转盘的老式公用电话,通常是叫人来接的,“某某,接电话”。有一次,我正好路过,电话铃响,我接了,听清找某某同学,我把电话完全扣上,屁颠屁找同学去了,等同学回到电话桌旁,问:“我的电话呢?”,我说不在那儿嘛,同学说:“这不扣上了,你是逗我玩吧。”我“急中生智”,说可能是其他同学扣的,搪塞过去了。也是在大学期间的暑假,那天家中有事,父亲要向镇上的工作单位请假,让我替他打个电话,村里只有一部老式电话在村支书家,我提起电话就说:“我父亲要请假,今天不去了。”支书的老岳父在一旁,听得莫名其妙,问我:“你知道对方是谁吗,对方知道你是谁、你爸是谁吗?”正说着话,对方把电话打过来了,问刚才是谁打的电话、给谁请假,我窘得满头大汗……即使是出过两次洋相,并没有引起我的危机感,也由于难得接触电话,我对如何打电话依然还是真的不会。

初到机关,头几天接电话,整个一个弄不清。机关其他部门的老同志也看出来我是一只“菜鸟”,于是“落井下石”猛逗新同志开心,电话里冒充领导找黄科长:“我是某某领导,叫你们黄科长跑步来接电话。”等黄科长来接电话时,电话早被对方挂了,估计正躲在某个办公室哈哈大笑呢,我只能面对大发雷霆的科长。黄科长发完火,亲自示范如

何打电话、接电话,我才知道打电话很有学问,第一声“您好,我是某某”,这样的礼节礼貌、自报家门是必须的。通话过程中对领导、对机关同事、对下级态度和语调是不一样的,身份角色要不停变换:接听领导电话,要尊敬,以听这主,尽量不要反问;对机关同事,要友好,表现支持配合;对下级,要谦和,让对方完全理解工作要求。在黄科长手把手的调教之下,我养成了很好的接听电话规范,很多次即使在家中接听到领导布置工作的电话时,我经常是以标准的黄埔军校生的站姿和口气,惹得妻子哈哈大笑,“你这样一本正经,领导看得见吗?”我说习惯了。

黄科长是机关有名的“一枝笔”,他也以此为主带教我。每逢机关党委会或大型经验材料,他都要带上我,作为机关新人肯定是怯阵的,但他逼着我跟他学,要我拿出初稿,然后他常常大刀阔斧地改,有时整段整段地被他“枪毙”,我从他的改动中体会他的文章构思、比较他的遣词造句,从中悟出他确实是名副其实的机关文章高手,在不知不觉中我的文章进步了。为了搞机关的大文章、大材料,黄科长经常带我通宵加班,因为白天机关人来人往、电话不断,时间碎片化,思路常被打断,夜深人静是写文章的好时光。经常有人问我,通宵加班后第二天困不困,我告诉他们真实的感受:不困,因为大脑还忘情于文章的推敲之中,倒有一种喝了二两酒后的兴奋。很多机关工作过的同志有同感。

在机关,黄科长对我要求很严格。记得有一次呈办一个报送上级的红头文件,印好了、公章盖好了、装订好了,有10多份吧,因为红头制式首页与后续纸张不完全一致,因此还有最后一个环节——裁切,需要将文件的长短边裁切整齐。当时有专用的切割板裁切,像围棋板似的,切割刀在一侧,机关年长的同志都见过。大概由于刀锋不够锋利,或者是页数太多的缘故,或者是我不懂技巧,反正切完之后仍然有毛边,不够齐整。每次送黄科长把关时都会被认为不合格,要求重切。最后整整切了7遍,愣是把16K纸切成了比现在的B5纸还小一些,才算过关。当时心里那个委屈啊,眼泪

都快下来了,甚至认为黄科长故意刁难自己。等过了几天,黄科长说,上级机关来电话了,文件质量不错。现在回想起来,应该是善意的谎言、领导的艺术,是黄科长安慰我,但在当时我还是美滋滋的,委屈一扫而光。

黄科长还经常告诫我,机关里面藏龙卧虎,要想站稳脚跟,必须有所专长,不要羡慕关系,不要迷信送礼。这些在今天称之为“正能量”的话,成为自己二十多年来在机关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,始终引领着我用心坚持,努力向上。跟着黄科长学了两年,自己在机关慢慢有了名气,1994年我到南京的机关工作;2000年又被北京的机关看中,试用一个月后,要求留下工作。其实,这二十多年来,我能够适应不同的机关,能力和作风都是那两年打的厚实基础。

每当我小有成就时,我就想起黄科长,想起那两年的青春时光。后来每次见到黄科长,总会发自内心地说,感谢科长当年的培养。黄科长总是谦虚地说,那是你自己的努力。其实我知道,没有黄科长这样真心帮带和严格要求的“师父”,我真的难有那以后二十多年的各级机关经历。在后来不同的岗位变动上,我再难遇到黄科长这样肯带教真带教的机关全能“师父”。黄科长不仅带出了我,之后还带出了好几个同志,大多比我更有出息。我们一起谈起黄科长时,都由衷敬佩他的才能、他的严格、他的真心,他的带教完全是为了科室工作,为了部属的个人成长,即使是他犀利的批评,虽然让人受不了,却是真的坦荡无私。

黄科长自己也一直奋斗在路上,依然充满自信,依然对下属严格,我想这些年来一定又带出一批批机关新人。从黄科长身上,我也真正了解什么是上海人:聪明、灵活、精致、正直。

每当看到杨浦机关新进公务员那一张张青春洋溢的脸庞,恍若看到二十年前的自己,真希望他们初进机关,能够遇到有如黄科长一样的好师父,引领他们快速成长,将来成为杨浦的栋梁。一个人遇到好师父是人生的幸运,一个机关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师父,则是机关的希望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
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



第十五届上海音乐烟花节 ■周至源

海上风物

去自贸区购海鲜

■王志良 文

外甥女从合肥来沪,因皖地处内陆,故平日里食海鲜水产品较少,与妻商量准备去军工路水产品市场多购些海产品款待她们,女儿却在一旁说道:上海自贸试验区外高桥进口商品直销中心内的进口海鲜便宜得多,不妨去那里看一看。

于是9月上旬的一天,我们一家三口前往外高桥保税区进口商品直销中心。行至半道,天公不作美,下起了大雨,当我们到达外高桥进口商品直销中心时,尽管雨势未停,但直销中心门口已排起了长龙。本以为人流不多,一到那里即可进入,可“门庭若市”超出了我的想象。超市方为了不让商场内太过拥挤,采取了限流措施,每次只放行30到50位顾客进入。

终于进入商场内,我们径直来到生鲜柜台,只见各式海鲜依次摆放,波士顿龙虾、智利帝王蟹、也门大目鱼等,令人目不暇接。人头攒动的生鲜柜台前,顾客们各自挑选着心仪的海鲜品,10时不到,越南的皇家黑虎虾仁即告售罄。此时,只见工作人员不停地向空货柜里装物,凑近一看是按箱卖的波士顿龙虾。哇,一只龙虾足有人的小手臂这么大。一箱8只,

每箱价格是572元,折算下来一只龙虾仅72元左右,比生鲜网站上的波士顿龙虾要便宜一至两成。当即“抢”得一箱。

由于来之前做过些攻略,因而知道进口商品直销中心内的进口水果亦颇受顾客的青睐。果不其然,进入到水果园区中,只见美国车厘子、黑加仑,宝岛台湾的凤梨、爱文芒果、越南红心火龙果、墨西哥红提等,品种繁多。尤其是宝岛台湾的凤梨,18元一个,个大,脆甜,水份多,比生鲜网站上的台湾凤梨要便宜5—10元,购者雀跃。美国的车厘子销路也不错,一般的为33元一斤,顶级的则要45元一斤。打开一箱上下略一翻动,竟发现没有一个是坏的,个个都很饱满,其时只见旁边一少妇在征得工作人员同意,品尝了一个后,点头称赞,甜味十足。众顾客坦言:这儿的进口水果是农贸市场、超市所不能比拟的,品种多,价格也适中。于是乎,我们仨人龙虾、凤梨、车厘子人手一箱,满载而归,直呼不虚此行。

去自贸区购买进口海鲜、水果,若在一年前是痴人说梦话,现如今梦成真。我想,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,类似于上海自贸区的购物场所会越来越多。

时令小语

白果挂枝

■郭树清 文

刚入金风凉爽的秋日,银杏已熟了,走进江浦公园的银杏林,枝上缀满银杏果,有的通体金黄,有的青中泛黄,如簇簇玛瑙,在阳光下抖擞精神。

银杏林,分布在公园的几处活动广场。银杏树,又名白果树。苍劲挺拔,枝繁叶茂,像一把巨伞覆盖人的头顶,在蓝天下、绿地上昂扬伫立,传递着生命的信息。

银杏树是春天的主宰。春意初泛,早先还光秃秃的枝桠忽然就美丽起来了。嫩芽刚吐的时候,那一株株,一片片树叶,绿绿的、艳艳的,与天上的霞光相接。

到了深秋时节,银杏树叶渐渐蜕去绿妆,换上黄裳,看上去一片艳丽。随着秋风萧瑟,枝头上的黄叶沙啦沙啦地飘落下来,银杏林里疏疏朗朗,最终只剩下那兀立的干和冷峭的枝,但那不是秋风无情,也不是黄叶无力。春来了,又是一树的绿;夏来了,还是满树的翠;秋来了,依然是一片纯净的黄。

闲话花样

跟屁虫

■郑树林 文/剪纸

小辰光,大人常常带阿拉跟伊一道出去白相,伊到啥地方阿拉跟到啥地方,看到阿拉跟了大人后头,交关人讲阿拉像只“跟屁虫”。阿拉人小还以为真格有迪种虫叫“跟屁虫”,还要让大人去抓两只来白相,等到阿拉长大读书之后,常常跟在老师后头,其他同学背地里也讲阿拉像只“跟屁虫”,才晓得“跟屁虫”就是跟了人家后头往东往西,自己么主张格意思。想想自己小辰光不懂事体胆子小,要跟在大人后头勿大会落特。读书辰光想跟在老师后头随时随地能听到老师讲啥么子,想做一个好学生,有交关同学想做跟屁虫还做乌有来。

上班之后跟师傅跟了紧是想多学习点技术,要晓得多学技术就多拿一眼奖金,又有啥勿好,跟我一同进厂格同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,到了考试格辰光考勿出,工资么加,回到屋里厢爷娘骂三门,骂得伊一眼面

子还么,后叟来伊暗暗交跟了老师傅后头,也做了只跟屁虫,迪只跟屁虫跟了到底哪能,还是要到考试之后才晓得。

再大一点要谈女朋友,除了上班么辰光,平常只要有辰光就想办法,动脑筋跟着伊一到白相,看电影,交关朋友讲我是重色轻友,做了人家小姑娘格跟屁虫,我勿大好意思讲伊拉,伊拉现在么谈朋友,老里白早么是讲谈朋友是讲谈靠定,靠定就是男女朋友格意思,伊拉有靠定朋友格闲话,肯定比阿拉跟了还要紧。做跟屁虫跟了紧一点,是为了追到人家靠靠定,等到之结婚跟屁虫基本上去冬眠了,现在想想当时做格种“跟屁虫”还是蛮有味道蛮有劲格。有了跟屁虫跟老伊才会的有今朝,有辰光伊讲为啥要做跟屁虫,回答伊讲是一种关心,么格种关心格种跟屁虫,哪能有今朝格家庭幸福呢。

虽然现在男女之间谈朋友,结婚后双双对对已经勿晓得啥人在做“跟屁虫”,依只要有心看一看,随便伊拉男女单独跟大家一道白相,到了辰光“跟屁虫”就会跟了过来。“喂,我现在跟某某人一道谈工作……”“我已经到车子上,现在马路

比较堵车,再等一息就到屋里了。”“今朝加班晚点到家。”看到伊拉手里厢格手机讲格些闲话,对方人虽然么跟过来,手机格只“跟屁虫”时时刻刻跟牢依。除非电池板没电,或者不在服务区。

老早用BB机别了身上做“跟屁虫”,BB声音一响,身边么电话,勿想回伊可以不回,所以跟了勿太紧。现在手机是全球通,上头还有千里眼格视频,跟得依来得格紧,格只“跟屁虫”想攒还攒勿特,除非依勿想要跟屁虫,那就勿好用手机,想想现在要攒特迪只跟屁虫还蛮难。

